

第十四卷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下）

李漁全集

沙孟海題



李漁全集

第十四卷

060400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下)



女子学院 0026727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下)目录

卷之十四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书致贖	黄真人发牒荐亡	一
第六十七回	西门庆书房赏雪	李瓶儿梦诉幽情	九
第六十八回	应伯爵戏衔玉臂	玳安儿密访蜂媒	三三
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调林太太	丽春院惊走王三官	五二
第七十回	老太监朝房邀酌	两提刑枢府庭参	七一

卷之十五

第七十一回	李瓶儿何家托梦	朱太尉引奏朝仪	八三
第七十二回	潘金莲扳打如意儿	王三官义拜西门庆	九六
第七十三回	潘金莲不愤忆吹箫	西门庆新试白绫带	一一八
第七十四回	潘金莲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谈经	一三二
第七十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为护短金莲泼醋	一四四

卷之十六

第七十六回	春梅娇撒西门庆	画童哭躲温葵轩	一七三
第七十七回	西门庆踏雪访爱月	賁四嫂带水战情郎	一九九
第七十八回	林太太鸳帏再战	如意儿茎露独尝	二一七
第七十九回	西门庆贪欲丧命	吴月娘失偶生儿	二四四
第八十回	潘金莲售色赴东床	李娇儿盗财归丽院	二七〇

卷之十七

第八十一回	韩道国拐财远遁	汤来保欺主背恩	二八一
第八十二回	陈敬济弄一得双	潘金莲热心冷面	二九一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谐佳会	三〇一
第八十四回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普静师化缘雪洞洞	三一〇
第八十五回	吴月娘识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别泪	三一七

卷之十八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陈敬济	金莲解渴王潮儿	三二七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贪财忘祸	武都头杀嫂祭兄	三四二

第八十八回	陈敬济感旧祭金莲	庞大姐埋尸托张胜	三五六
第八十九回	清明节寡妇上新坟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三六五
第九十回	来旺偷拐孙雪娥	雪娥受辱守备府	三七七

卷之十九

第九十一回	孟玉楼爱嫁李衙内	李衙内怒打玉簪儿	三八九
第九十二回	陈敬济被陷严州府	吴月娘大闹授官厅	四〇三
第九十三回	王杏庵义恤贫儿	金道士变淫少弟	四一九
第九十四回	大酒楼刘二撒泼	酒家店雪娥为娼	四三〇
第九十五回	玳安儿窃玉成婚	吴典恩负心被辱	四四三

卷之二十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游旧家池馆	杨光彦作当面豺狼	四五七
第九十七回	假弟妹暗续鸾胶	真夫妇明谐花烛	四七〇
第九十八回	陈敬济临清逢旧识	韩爱姐翠馆遇情郎	四八二
第九十九回	刘二醉骂王六儿	张胜窃听陈敬济	四九五
第一百回	韩爱姐路遇二捣鬼	普静师幻度孝哥儿	五〇七

西门庆只以生
意为本，不
改换门阔，大
是高处，恐今
人不及者
矣。

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卷之十四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书致贖 黄真人发牒荐亡

卜算子

胸中千种愁，挂在斜阳树。绿叶阴阴自得春，草满莺啼处。不见凌波步，空想如簧语。门外重重叠叠山，遮不断愁来路。

话说西门庆陪吴大舅、应伯爵等饮酒中间，因问韩道国：「客伙中漂船几时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韩道国道：「昨日有人来会，也只在二十四日开船。」西门庆道：「过了二十念经，打包便了。」伯爵问道：「这遭起身，那两位去？」西门庆道：「三个人都去。明年先打发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货来。他与来保还往松江下五处置买些布货来卖。家中段货绸绵，都还有哩。」伯爵道：「哥主张极妙。常言道：『要的般般有，才是买卖。』」说毕，已有起更时分，吴大舅起身说：「姐夫连日辛苦，俺每酒已勾了，告回。你可歇息歇息。」西门庆不肯，还留住，令小优儿奉酒唱曲，每人吃三钟，才放出门。西门庆赏小优四人六钱银子。再三不敢接，说：「宋爷出票叫小的每来官身，如何敢受老爷

重赏。」西门庆道：「虽然官差，此是我赏你，怕怎的！」四人方磕头领去。西门庆便归后边歇去了。

次日早起，往衙门中去。早有吴道官差了一个徒弟、两名铺排来大厅上铺设坛场，铺设的齐齐整整。西门庆来家看见，打发徒弟、铺排斋食，吃了回去。随即令温秀才写帖子，请乔大户、吴大舅、吴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三舅、应伯爵、谢希大、常峙节、吴舜臣，许多亲眷并堂客，明日念经，家中厨役落作，治办斋供，不题。

次日五更，道众皆来，进入经坛内，明烛焚香，打动响乐，讽诵诸经，铺排大门首挂起长幡，悬吊榜文，两边黄纸门对一联，大书：

东极垂慈，仙识乘晨而超登紫府；

南丹赦罪，净魄受炼而径上朱陵。

大厅经坛，悬挂斋题二十字，大书：「青玄救苦颁符告简五七转经水火炼度荐扬斋坛。」即日，黄真人穿大红，坐牙轿，系金带，左右围随，仪从喧喝，日高方到。吴道官率众接至坛所，行毕礼。然后西门庆着素衣经巾拜见，递茶毕。洞案旁边，安设经筵法席，大红销金桌围，妆花椅褥，二道童侍立左右。发文书之时，西门庆备金段一匹。登坛之时，换了九阳雷巾，大红金云白鹤法氅。先是表白宣毕斋意，斋官沐手上香，然后黄真人焚香，净坛，飞符召将，关发一应文书符命，启奏三天，告盟十地。三献礼毕，打动音乐，化财

行香。西门庆与陈敬济执手炉跟随，排军喝道，前后四把销金伞，三对绶络挑搭。行香回来，安请监斋毕。又动音乐，往李瓶儿灵前摄召引魂，朝参玉陛，旁设几筵，闻经悟道。到了午朝，高功冠裳，步罡踏斗，拜进朱表，遣差神将，飞下罗酆。原来黄真人年约三旬，仪表非常，收束起来，午朝拜表，俨然就是个活神仙。但见：

星冠攒玉叶，鹤氅缕金霞。神清似长江皓月，貌古如太华乔松。踏罡朱履进丹霄，步虚琅函浮瑞气。长髯广颊，修行到无漏之天；皓齿明眸，佩策掌五雷之令。三更步月鸾声远，万里乘云鹤背高。就是都仙太史临凡世，广惠真人降下方。

拜了表文，吴道官当坛颂生天宝篆、神虎玉札。行毕午香，卷棚内摆斋，黄真人前大桌面定胜，吴道官等稍加差小，其余散众俱平头桌席。黄真人、吴道官皆衬段尺头，四对披花，四匹丝绸，散众各布一匹。桌面俱令人抬送庙中，散众各有手下徒弟收入箱中，不必细说。吃毕午斋，都往花园内游玩散食去了。一面收下家火，从新摆上斋馔，请吴大舅等众亲朋伙计来吃。

正吃之间，忽报：「东京翟爷那里差人下书。」西门庆即出厅上，请来人进来。只见是府前承差干办，青衣窄袴，万字头巾，乾黄靴，全副弓箭，向前施礼。西门庆答礼相还。那人向身边取出书来递上，又是一封折贖仪银十两。问来人上姓，那人道：「小人姓

一喜便泄，方知安石镇物之难。

王名玉，蒙翟爷差遣，送此书来。不知老爹这边有丧事，安老爹书到才知。」西门庆道：「你安老爹书几时到的？」那人说：「十月才到京。因催皇木一年已满，升都水司郎中。如今又奉敕修理河道，直到工完回京。」西门庆问了一遍，即令来保厢房中管待斋饭，分付明日来讨回书。那人问：「韩老爹在那里住？宅内稍信在此，小的见了，还要赶往东平府下书去。」西门庆即唤出韩道国来见那人，陪吃斋饭毕，同往家中去了。西门庆拆看书中之意，于是乘着欢喜，将书拿到卷棚内教温秀才看，说：「你照此修一封回书答他，就稍寄十方绉纱汗巾，十方绉汗巾，十副拣金挑牙，十个乌金酒杯，作回奉之礼。他明日就来取回书。」温秀才接过书来看，其书曰：

寓京都眷生翟谦顿首，书奉即擢大锦堂西门四泉亲家大人门下：自从京邸话别之后，未得从容相叙，心甚歉然。其领教之意，生已于家老爷前悉陈之矣。迹者安凤山书到，方知老亲家有鼓盆之叹，但恨不能一吊为怅，奈何奈何！伏望以礼节哀可也。外具贽仪，少表微忱，希莞纳。又，久仰贵任荣修德政，举民有五袴之歌，境内有三留之誉，今岁考绩，必有甄升。昨日神运都功，两次工上，生已对老爷说了，安上亲家名字，工完题奏，必有恩典，亲家必有掌刑之喜。夏大人年终类本，必转京堂指挥列衔矣。谨此预报，伏惟高照不宣。

附云：此书可自省览，不可使闻之于渠。谨密。

又云：杨老爷前月二十九日卒于狱。

冬上浣具

温秀才看毕，才待袖，早被应伯爵取过来，观看了一遍，还付与温秀才收了，说道：「老先生把回书千万加意做好些，翟公府中人才极多，休要教他笑话。」温秀才道：「貂不足，狗尾续。学生匪才，焉能在班门中弄大斧，不过乎塞责而已。」西门庆道：「温老先他自有个主意，你这狗才晓的甚么！」

须臾，吃罢午斋，西门庆分付来兴儿打发斋馔，送各亲眷街邻。又使玳安回院中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儿、韩钊儿、洪四儿、齐香儿六家香仪人情礼去。每家回答一匹大布，一两银子，后晌就叫李铭、吴惠、郑奉三个小优儿来伺候。良久，道众升坛发擂，上朝拜忏，观灯，解坛，送圣，天色渐晚。及比设了醮，就有起更天气。门外花大舅被西门庆留下，不去了。乔大户、沈姨夫、孟三舅告辞回家。止有吴大舅、二舅、应伯爵、谢希大、温秀才、常峙节，并众伙计在此，晚夕观看水火炼度。就在大厅棚内搭高座，扎彩桥，安设水池火沼，放摆斛食。李瓶儿灵位另有几筵帷幕，供献齐整，旁边一首魂旛，一首红旛，一首黄旛，上书「制魔保举」、「受炼南宫」。先是道众音乐两边列坐，持节捧盂剑，四个道童侍立两边。黄真人头戴黄金降魔冠，身披绛绡云霞衣，登高座，口中念念有词。宣偈云：

太乙慈尊降驾来，夜壑幽关次第开。

童子双双前引导，死魂受炼步云阶。

宣偈毕，又薰沐焚香，念曰：「伏以玄皇阐教，广开度于冥途。正一垂科，俾炼形而升举。恩沾幽爽，泽被饥噍。谨运真香，志诚上请东极大慈仁者，太乙救苦天尊，十方救苦诸真人圣众，仗此真香，来临法会。切以人处尘凡，日萦俗务。不知有死，惟欲贪生。鲜能种于善根，多随入于恶趣。昏迷弗省，恣欲贪嗔。将谓自己常存，岂信无常易到。一朝倾逝，万事皆空。业障缠身，冥司受苦。今奉道伏为亡过室人李氏灵魂，一弃尘缘，久沦长夜。若非荐拔于愆辜，必致难逃于苦报。恭惟天尊，秉好生之仁，救寻声之苦。洒甘露而普滋群类，放瑞光而遍烛昏衢。命三官宽考较之条，诏十殿阁推研之笔。开囚释禁，宥过解冤。各随符使，尽出幽关。咸令登火池之沼，悉荡涤黄华之形。凡得更生，俱归道岸。兹焚灵宝，炼形真符。谨当宣奏。」

太微回黄旗，无英命灵膺。

摄召长夜府，开度受生魂。」

道众先将魂旛安于水池内，焚结灵符，换红旛。次于火沼内焚郁仪符，换黄旛。高功念：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交炼，乃成真形。」炼度毕，请神主冠披，步金桥，朝参玉陛，皈依三宝，朝玉清，众举《五供养》。举毕，高功曰：「既受三皈，当宣九戒。」九

真人举动宣念，仍是众道之举动宣念，别无玄妙。想玄妙处不可以语言求也。

戒毕。道众举音乐，宣念符命并《十类孤魂》。炼度已毕，黄真人下高座，道众音乐送至门外，化财焚烧箱库。回来，斋功圆满，道众都换了冠服，铺排收卷道像。西门庆又早大厅上画烛齐明，酒筵罗列。三个小优弹唱，众亲友都在堂前。西门庆先与黄真人把盏，左右捧着一匹天青云鹤金段，一匹色段，十两白银，叩首下拜道：「亡室今日赖我师经功救拔，得遂超生，均感不浅，微礼聊表寸心。」黄真人道：「小道谬忝冠裳，滥膺玄教，有何德以达人天？皆赖大人一诚感格，而尊夫人已驾景朝元矣！此礼若受，实为赧颜。」西门庆道：「此礼甚薄，有褻真人，伏乞笑纳。」黄真人方令小童收了。西门庆递了真人酒，又与吴道官把盏，乃一匹金段，五两白银，又是十两经资。吴道官只受经资，余者不肯受，说：「小道素蒙厚爱，自慙效劳，诵经追拔夫人往生仙界，以尽其心。受此经资，尚为不可，又岂敢当此盛礼乎！」西门庆道：「师父差矣。真人掌坛，其一应文简法事，皆乃师父费心，此礼当与师父酬劳，何为不可！」吴道官不得已，方领下，再三致谢。西门庆与众道递酒已毕，然后吴大舅、应伯爵等上来，与西门庆散福递酒。吴大舅把盏，伯爵执壶，谢希大捧菜，一齐跪下。伯爵道：「嫂子今日做此好事，幸请得真人在此，又是吴师父费心，嫂子自得好处。此虽赖真人追荐之力，实是哥的虔心，嫂子的造化。」于是满斟一盏送与西门庆。西门庆道：「多蒙列位连日劳神，言谢不尽。」〔旁批〕谢得妙。说毕，一饮而尽。伯爵又斟一盏，说：「哥吃个双杯，不要吃单杯。」谢希

大慌忙递一箸菜来吃了。西门庆回敬众人毕，安席坐下。小优弹唱起来，厨役上割道。当夜在席前猜拳行令，品竹弹丝，直吃到二更时分，西门庆已带半酣，众人方作辞起身而去。西门庆进来，赏小优儿三钱银子，往后边去了。正是：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第六十七回 西门庆书房赏雪 李瓶儿梦诉幽情

苏幕遮

朔风天，琼瑶地。冻色连波，波上寒烟砌。山隐彤云云接水，衰草无情，想在彤云内。黯香魂，追苦意。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残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无一毫要紧，
却妙。

话说西门庆归后边，辛苦的人，直睡至次日日高还未起来。有来兴儿进来，说：「搭彩匠外边伺候，请问拆棚。」西门庆骂了来兴儿几句，说：「拆棚教他拆就是了，只顾问怎的？」搭彩匠一面卸下席绳松条，送到对门房子里堆放，不题。玉箫进房说：「天气好不阴的重。」西门庆令他向暖炕上取衣裳穿，要起来。月娘便说：「你昨日辛苦了一夜，天阴，大睡回儿也好，慌的早早扒起去做甚么！就是今日不往衙门里去也罢了。」西门庆道：「我不往衙门里去，只怕翟管家那人来讨书。」月娘道：「既是恁说，你起去。我叫丫鬟熬下粥等你吃。」西门庆也不梳头洗面，披着绒衣，戴着毡巾，径走到花园里书房中。

原来自从书童去了，西门庆就委王经管花园书房。春鸿便收拾大厅前书房。冬月间，

此等好汉，决不长久。

西门庆只在藏春阁书房中坐。那里烧下地炉暖炕，地平上又放着黄铜火盆，放下油单绢暖帘来。明间内摆着夹枝桃，各色菊花，清清瘦竹，翠翠幽兰，里面笔砚瓶梅，琴书潇洒。西门庆进来，王经连忙向流金小篆炷薰龙涎。西门庆使王经：「你去叫来安儿请你应二爹去。」王经出来，分付来安儿请去了。只见平安走来对王经说：「小周儿在外边伺候。」王经走入书房，对西门庆说了。西门庆叫进小周儿来，磕了头，说道：「你来得好，且与我篋篋头，捏捏身上。」因说：「你怎一向不来？」小周儿道：「小的见六娘没了，忙，没曾来。」西门庆于是坐在一张醉翁椅上，打开头发，教他整理梳篋。只见来安儿请的应伯爵来了，头戴毡帽，身穿绿绒袄子，脚穿一双旧皂靴，棕套，掀帘子进来，唱喏。西门庆正篋头，说道：「不消声喏，请坐。」伯爵拉过一张椅子来，就着火盆坐下。西门庆道：「你今日如何这般打扮？」伯爵道：「你不知，外边飘雪花儿哩，好不寒冷。昨日家去，鸡也叫了。今日白扒不起来，不是大官儿去叫，我还睡哩。哥，你好汉，还起的早。若是我成不的。」西门庆道：「早是你看着，我怎得个心闲！自从发送他出去了，又乱着接黄太尉，念经，直到如今。今日房下说：『你辛苦了，大睡回去。』我又记挂着翟亲家人来讨回书，又看着拆棚，二十四日又要打发韩伙计和小价起身，丧事费劳了人家。亲朋罢了，士大夫官员，你不上门谢谢孝，礼也过不去。」伯爵道：「正是，我愁着哥哥孝这一节。少不的只摘拨谢几家要紧的，胡乱也罢了。其余相厚的，若会见，告过就是了。谁

同一物，羨者涎垂，而厌者欲呕；抑贫富之口异耶？然可思。

不知你府上事多，彼此心照罢。」

正说着，只见画童儿拿着两盏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伯爵取过一盏，拿在手内，见白激激鹅脂一般酥油飘浮在盏内，说道：「好东西，滚热！」呷在口里，香甜美味，那消气力，几口就呵没了。西门庆直待饱了头，又教小周儿替他取耳，把奶子放在桌上，只顾不吃。伯爵道：「哥且吃些不是，可惜放冷了。相你清晨吃恁一盏儿，倒也滋补身子。」西门庆道：「我且不吃，你吃了，停会我吃粥罢。」那伯爵得不的一声，拿在手中又一吸而尽。西门庆取毕耳，又叫小周儿拿木滚子擦身上，行按摩导引之术。伯爵问道：「哥擦着身子，也通泰自在么？」西门庆道：「不瞒你说，相我晚夕身上常发酸起来，腰背疼痛，不着这般按捏，通了不得！」伯爵道：「你这胖大身子，日逐吃了这等厚味，岂无痰火！」西门庆道：「任后溪常说：『老先生虽故身体魁伟，而虚之太极。』送了我一罐儿百补延龄丹，说是林真人合与圣上吃的。教我用人乳常清晨服。我这两日心上乱，也还不曾吃。你们只说我身边人多，终日有此事，自从他死了，谁有甚么心绪理论此事！」

〔旁批〕到此事虽知己前，亦要说谎。

正说着，只见韩道国进来，作揖坐下，说：「刚才各家都来会了，船已雇下，准在二十四日起身。」西门庆分付甘伙计，攒下帐目，兑了银子，明日打包。因问：「两边铺子里卖下多少银两？」韩道国说：「共凑六千余两。」西门庆道：「兑二千两一包，

着崔本往湖州买绸子去。那四千两，你与来保往松江贩布，过年赶头水船来。你每人先拿五两银子，家中收拾行李去。」韩道国道：「又一件，小人身从郾王府，要正身上直，不纳官钱如何处？」西门庆道：「怎的不纳官钱？相来保一般也是郾王差事，他每月只纳三钱银子。」韩道国道：「保官儿那个亏了太师老爷那边文书上注过去，便不敢缠扰。小人乃是祖役，还要勾当余丁。」西门庆道：「既是如此，你写个揭帖，我央任后溪到府中替你和王奉承说，把你名字注销，常远纳官钱罢。你每月只委人打米就是了。」韩伙计作揖谢了。伯爵道：「哥，你替他处了这件事，他就去也放心。」少顷，小周滚毕身，西门庆往后边梳头去了，分付打发小周儿吃点心。

良久，西门庆出来，头戴白绒忠靖冠，身披绒氅，赏了小周三钱银子，又使王经：「请你温师父来。」不一时，温秀才峨冠博带而至。叙礼已毕，左右放桌儿拿粥来，伯爵与温秀才上坐，西门庆关席，韩道国打横。西门庆分付来安儿：「再取一盏粥，一双筷子，请姐夫来吃粥。」不一时，陈敬济来到，头戴孝巾，身穿白绸道袍，与伯爵等作揖，打横坐下。须臾吃了粥，收下家伙去，韩道国起身去了。西门庆因问温秀才：「书写了不曾？」温秀才道：「学生已写稿在此，与老先生看过，方可誊真。」一面袖中取出，递与西门庆观看。其书曰：

寓清河眷生西门庆端肃书覆大硕德柱国云峰老亲丈大人先生台下：自从京邸